

紅樓外傳

蕭
賽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紅樓外傳

〔下〕

蕭

賽

陽翰笙題



红楼外传（上下册）

萧 赛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8.25 插页4 字数697千

1985年12月第一版

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2,600册

书号：10374·158

定价：4.76 元

第三十五回

突重围嫣红吹竹笛
系图圉妙玉遗诗筒

话说嫣红姨娘脱樊笼，突重围，闯议事厅，迥非易事。她被关在小房，钉了窗户，锁了房门。她的确闹了一夜，但这大府大宅，墙高院宽，谁知道偏房姨娘闹些什么，纵然知道，也无人管；她的确又哭了大半天，确已力竭声嘶，咽喉沙哑，又颗粒未沾，浑身瘫软，从窗缝里朝外偷看，但见看守她的小厮、丫头，不断地在院内门边梭巡，谁也不敢放她，她也万难逃脱。

费婆子闲坐窗外，真心劝她：“你何苦来哉！我从前年轻的时候，比你更犟，也关过黑屋子，也绝过食，饿过饭，挨过皮鞭；后来仔细一想，犯得着吗？人活百岁都是死！年轻骨嫩长相俊，只有几年光阴，被这个男人争，被那个男人夺，也只有那几年时间，我又何必苦自己呢？你爱争，你就争，他爱夺，他就夺，让他们把我那几年争夺过去。哦！到如今谁也不争夺我这个费婆子了，请他们来争我夺我，他们也不爱来了，我也就清闲了！嫣红呀，你有什么过不去呢？戏上唱得好：‘在我国也是娘娘，在他国也是昭阳！’你反正生就了当姨娘的命，贾家、吴家都一个样！陪老头子睡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死一个，嫁一个，死两个，嫁一双；眼前最最要紧的是存私房，吃

光一家，另走一户。你别瞧我费婆子不长心，我这辈子一共嫁过七个男人，老的少的都有，肥的瘦的齐全。一旦太太散伙，将我开销，我存的私房，不含糊，不靠儿、不靠女，呃，也足够乐享晚年了！……”

嫣红歪身床上，无力回骂；费婆子也劝得嘴干舌燥，各自找茶水喝去了。嫣红心急似火，如睡针毡，一心一意只惦念着三姑奶奶定会知情；否则，那一天她不会说：“到时候，我会派人来接你去‘三头对证，一问便知’的。”更不会说：“只望你‘审一千年，问一万年，也是一个样’！”难道现在还没有到时候么？再不到时候，人便要抬到吴家去了！

刚想到此，房后墙外，忽然传来一派悠扬的笛声，吹的正是珍珠教她、她吹会了的〔小桃红〕。仔细再听，不是别人，准是珍珠在吹。嘿嘿，到时候了！嫣红一骨碌坐起来，翻身下床，灵机一动，忙从壁上取下那只油光水滑的竹笛，舔着嘴唇，很快地试了试音，立刻吹出了〔小桃红〕——请你赶快去回禀三姑奶奶，就说嫣红知道到时候了！那房后墙外的吹笛人，听了墙内的笛声，果然不再重吹，嘎然而止，飘然而去。

嫣红振作精神，方知肚中饥饿，口内干渴，便敲着窗户唤费婆子过来，费婆子也正听小丫头说：嫣红姨娘关在房里吹笛子！就走了过去，听她隔窗委婉哀求：“费妈妈！你刚才讲得真好，我心头开了窍，人活一世，草活一春，我想先活下去，用些饮食再说。”费婆子听罢大喜，忙吩咐小丫头快给嫣红姨娘沏茶端饭，从窗洞递进去，见她吃得很香，如实地报与邢夫人知道，立了头功。

可是嫣红一直等到日落黄昏，不见动静。晚饭后，华灯初上，杳无回音，难道房后墙外笛吹〔小桃红〕的人不是珍珠？

这就怪了！……而宁国府的后门上，夜灯昏黑，长街冷淡，邢家大舅老爷坐着一乘小轿，押着一乘空轿，随带八名轮班抬轿的得力轿夫，两名轿前轿后提灯笼的小厮；自己脸上挂着二分酒意，受吴老头子的重托，不张声势地到贾府来抬嫣红姨娘。刚到宁府后门下轿，赵嬷嬷的两个儿子赵天梁和赵天栋，随带昭儿、兴儿，暗奉三姑奶奶之命，明称邢夫人传话下来，请大舅老爷先将轿子停在后门，把轿夫带到街口冷酒馆里稍坐片刻，由他二人陪同喝上几杯，叫昭儿、兴儿传话入内，收拾妥当，才送嫣红出府。邢大舅但见他们都是琏二爷的男仆、小厮，信以为真，照话行事，谁知他们却是探春假借政老爷的差遣，向平儿要来的人，赏了酒钱，守候多时，果不出探春和宝钗所料，吴家迫不及待，要提前发轿来抬嫣红。

昭儿、兴儿入内，背开众人，只找侍书传话。侍书按照探春吩咐，会同麝月，带领琥珀、珍珠、莺儿、文杏、碧痕、檀云，提着灯笼，浩浩荡荡直奔东院邢夫人处，指名见费婆子，口称王善保家的告发嫣红姨娘，胆敢偷盗北静王爷赏赐与苗哥儿的一对赤金压纸狮儿，现奉王夫人之命，传嫣红到议事厅询问。费婆子一时之间被她们吓唬住了，既不敢交出嫣红，又不敢说不交。只有满面尴尬地苦笑道：“不瞒众位姐姐，太太早已把嫣红关押在她的房中，此时若无太太亲口吩咐，我……”侍书正言厉色地说道：“太太把强盗小偷先关押起来，这做得蛮好！你如不放心，就跟咱们一道回议事厅，去见王夫人、邢夫人！”费婆子求饶道：“姐姐们不明白！我……”麝月吼道：“你怎么样？胆敢不拿钥匙？不开房门的锁？阻挡着咱们不提人？”琥珀、珍珠也在旁边催促，费婆子只好引她们到嫣红房前取锁开门。

嫣红正在房中焦急万分，取下竹笛，打算再吹起〔小桃红〕，试探后房墙外有无吹笛回音？忽听房外闹闹嚷嚷，天哪！她们果然来了。她忘记放下竹笛，锁响门开，跳出房来，一见侍书、麝月假意上前抓她，琥珀、珍珠在给她递脸色，她心头明白：自己羊落虎口，却被这群丫头姐妹，灯笼高照，救出陷坑，躲脱卖身，免遭蹂躏，那“镇山太岁”贾探春真象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！想到此，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叫道一声：“姐姐们！别拉我，我要走，纵然是死，我也要死在议事厅上！”

闻听嫣红闯堂，邢夫人、小蓉奶奶与王善保家的明知不妙，脸色骤变；登时族人起哄，全厅大乱。邢夫人支使王善保家的与宁府仆役丫头，到厅外去阻止嫣红，嫣红手握竹笛，一路挥打，万儿、银蝶不愿拦她，有意闪开，王善保家的头上早挨了一下破竹笛。随即，八员丫头姐妹护送嫣红进到厅里。适逢周姨娘派玉钏儿将王夫人请进厅来了，绣凤、绣鸾扶她落座，见此混乱情景，气得她连称：“这，成何体统啊！”邢夫人抢先当众大声说道：“宁府开笼放雀，出嫁嫣红，我亲自早已向政老爷、王夫人言明了的，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，放肆无礼！”她立即吩咐费婆子与王善保家的：“快叫万儿、银蝶把嫣红带回东院，听候我回来亲自发落。”探春起身挡住：“大太太请留步。王善保家的既然告发嫣红姨娘偷走金狮，问与不问此事尚未最后决定，怎么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不早不迟，出嫁她呢？”邢夫人怒目看着探春，冷笑道：“这是贾府东院的家务事，我念在嫣红侍候赦老爷有功，早点发放她出府去，用不着留下来伺候你们，审问小孩儿的玩物之事。这与周家无关，不劳三姑奶奶回娘家来瞎操心！”

嫣红不待探春替她分辩，挣脱上前，一膝头跪倒在王夫人的面前，沙哑地泪随声下，叫道：“不！大太太要卖我，不存好心！……”邢夫人登时气得脸青面黑，奔上前去，劈头就赏嫣红一记耳光，嫣红将脸一侧，没有打中，倒闪了邢夫人的手，火高千丈，大骂嫣红：“疯婆子！胆敢以下犯上，打胡乱说？堂堂国公爷的府第，赦老爷生前待你不薄，喂一条狗尚能知恩报恩，你倒忘恩负义，反咬起主子来了？”小蓉奶奶正欲上前阻劝嫣红，嫣红故意用手蒙着半边脸，朝着王夫人身前跪近一步，又沙哑地叫道：“不！千真万确，是大太太和邢家大舅老爷私下商量定的，把我卖给什刹海吴孝廉家，吴老头子五十九岁，比我大一半多；邢大舅还说我是邢家的远亲，是黄花大闺女，身价银二百两，外添了五十两，他们先想赚钱，后来赏给我妈，我没有要！万不料当初贾府买我才二百两，伺候赦老爷这么多年，不但分文不花，而且还要从我身上赚五十两银子回去，堂堂国公爷的府第，当着贾家的族人问一问，有这种坑人的规矩么？”全厅杂声四起，气得王夫人也叫道：“嫂子！你只跟我说要嫁嫣红，可没有说要卖嫣红噢？”嫣红沙哑地冷笑道：“他们之所以要赶快卖我，是怕我说出谁偷了北静王爷赏赐苗哥儿的金狮……”

宝钗起身上前，先请邢夫人落座，回头向嫣红道：“这就不必说了。”嫣红闻言，急忙向宝钗扭转身来，连连磕了几个响头，沙哑地哀求道：“宝二奶奶呀！我知道你心地仁厚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可今夜议事厅全是贾家自己的一族人，有什么说不得？何况，这不仅是一件玩物、小桩一事儿。我嫣红纵是姨娘，虽然下贱，但我也是清白良家女子，不偷不盗出身，我背不起偷金狮的贼名，更背不起盗大观园的贼名呀！……”邢夫

人吼道：“住嘴！你是好人么？你老早就背开赦老爷，回娘家去私通隔壁的年轻裁缝，你当我不知道呀？！”嫣红一跃而起，逼近她的身边，向邢夫人冷笑道：“告罪了！你栽诬我的事，无凭无据；我说这偷金狮，可有凭有据啊！”宝钗还想阻挡，探春示意不必，王夫人也吩咐嫣红：“你可以说，却不准信口胡说！”

“太太！嫣红不敢。”她伸手向琥珀要了盥水，一饮而干，嗓音虽然沙哑，却字字如石投水，句句似钉钉木，缓缓说道：

“苗哥儿做周岁酒那天，我也听说皇上有御赐，北静王爷有赏物，便同佩凤、偕鸾两位姨娘，手牵手儿地到前厅礼台去看热闹。”她用破竹笛指住邢夫人椅背后那王善保家的，继续说道：

“碰见王妈也在礼台边上梭巡，那时候正开戏，人也正乱，看守礼台的小厮都想看戏，林大管家又不在场，王妈贼眉贼眼地四下一望，以为无人注意，伸手就将礼台正中那对赤金压纸狮儿偷走了。殊不知恰巧被我瞧见，我又赶快叫佩凤、偕鸾看，两位姨娘都瞧见了，她们立即劝我：‘少管贾府的事，不卷进是非地，不受牵连。’偏偏我爱好奇，不听人劝，尾随着王妈走，看她要偷到哪里去？一直跟到离东府的角门不远，王妈做贼心虚，跑到半路上，以为有人追，却把那手帕包的赃物，从袖管子里滑出来，掉在地上了，王妈赶快捡，我在花荫丛中看得更加清楚，她偷的正是金狮。”

王善保家的早就沉不住气了，骂道：“你信口胡说！我那天上下跟随太太，压根儿就没有单独到礼台去，更没有单独到东府去，何曾掉过什么手帕、什么金狮？是你一人看见，还有旁的证人？”嫣红冷笑道：“有！偏偏在我身后，来了麝月姐姐，她是否看见你偷的什么东西没有，这我可不知道；但又千真万

确，有人证看见你那天单独到东府去了。”王善保家的红着脸耍无赖，狡辩道：“你们既然看见我偷金狮，干吗不把我当场抓住？人赃俱获，岂不更好！”嫣红两眼流光，扫射到邢夫人、小蓉奶奶与王善保家的脸上，犹如冷水浇头的一般，众人听她更沙哑地缓缓答道：“我当时真打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！但我想到还是不让麝月姐姐知道为妙，所以我躲麝月，倒叫你给跑了。不过，人活着，事情在，谁也跑不了！只消政老爷、王夫人、宝二奶奶、三姑奶奶传话下来，倘若一定要找回金狮，它没有长翅膀，也不会自己飞，迟早它总得有个下落！”

小蓉奶奶暗地惊心，也红着脸慌忙上前，带笑劝道：“嫣红姨娘何必多疑！我想太太也决计不会把你硬嫁到吴家去的，你如果不情愿，还可以向太太回禀清楚，邢家大舅老爷也决计不会那样糊涂。定是你听信了谁的谣言，才将金狮之事混为一谈……”她正想往下谈，突然，赵天梁、赵天栋两兄弟酒气薰人地来到议事厅的门边，朝内回禀：“邢家大舅老爷在街口冷酒馆里，等得不耐烦了！吴孝廉家的轿夫也催着要抬人，才逼着我们回府找大太太，快把嫣红姨娘送出府去，人财两清！”几句话水落石出，真象大白，全厅内外，笑语喧哗，连嫣红泪痕未干，也忍不住想笑了！宝钗实在看不过意，一声叱咤道：“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！请两位太太先回房歇息，各房全请回去。请嫣红姨娘暂且在稻香村稍住几日，由大嫂再送你回去。其他各事，等政老爷病好后，再商议。赵天梁、赵天栋满嘴的酒气，成什么话！赶快到街口什么冷酒馆里去，请邢家大舅老爷赶快把吴家的轿子打发走，别在宁荣二府的门外再闹笑话！散。”

众人皆感宝钗处事得当，一时纷纷散去。嫣红心安理得地

又伸手向珍珠要盥水喝，指着破竹笛低声埋怨道：“瞧！你得赔我一只新竹笛，赶明儿在稻香村，还得陪我吹〔小桃红〕噢！……”贾琏、平儿与探春同道散场，平儿也跺着脚，低声埋怨探春：“早知你借赵天梁、赵天栋去干那种得罪大太太和大舅老爷的蠢事儿，我才不借人哩！”探春微笑道：“都象你那样前怕狼、后怕虎，宁荣二府早就该清神下匾^①了！”贾琏背着手朝前走，侧身向探春叹道：“你们这样作，的确怪痛快！而且魄力惊人，勇气可嘉！只恐怕离分家的日子也就更近了啊！……”

宝钗、探春回房，湘云早在房里恭候她们了。但见这位史姑娘奶奶身穿素裙，头扎新寡孝髻^②，双手托着不施脂粉的香腮，两眼望着半张残破的诗笺，烛影摇红，呆呆出神。一见她们入内，劈头劈脑便生气道：“惜春不管，你两个管不管？”宝钗倦极思睡，只好叫莺儿快沏浓茶来。探春强打精神，望着湘云笑道：“你夹着个舌头又不说清楚！没有出息，只会欺软怕恶，什么管不管、管不管？”湘云气犹未平，叽叽喳喳地问道：“妙玉虽然是槛外人，但她毕竟是咱们闺阁中的诗友、棋友、茶友，与时乖运蹇的姑娘们还是难友！她如今身系囹圄，关在海疆衙门。昨夜，我先派翠缕来告知你们，你们不闻不问；今朝，我又亲自到栊翠庵来找惜春，她推口出了家，不理俗事。其实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，分明是瞧不起妙玉，她去坐牢，她去受刑，她去砍头，都与你们无关！倘若她真有个一差二误，我便真要与你们这些个没有心肝五脏的人断绝来往，别再称姐妹了！”

自从湘云孀居以来，一直沉默寡言，很少见她如此激情，

今夜为了妙玉之事，竟不减当年，又吵又闹话又多！宝钗登时不觉为她高兴起来，便将浓茶双手递与，也笑道：“你知道我和三妹这些日子有多劳累？昨夜翠缕来，又知东不知西地说不清楚，怎么妙玉又从海疆衙门的牢里钻出来了呢？”湘云不理宝钗，向探春赌气道：“反正那地方是你们周家提兵调将、杀人放火的地方！你不设法把妙玉放回来，就别认我。”探春也和宝钗同样高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蛮不讲理！周家早已离开海疆衙门，我又不是封疆大臣；再说，妙玉是怎样到海疆？怎样进衙门？怎样关大牢？你又怎样知道？全都是春灯谜，我又如何救她呢？”湘云也觉得在栊翠庵中，自己受了惜春的冷言冷语，火往上冒，不该迁怒宝钗、探春，这才接过浓茶，喝了几口，叹道：“唉！只怪妙玉多灾多难，命该如此！是你们周府上的幕僚叶飘留在海疆衙门，办完移交手续，临走的时候才知道牢里新关了个年轻的尼姑，是从京都宁荣府栊翠庵偷跑出来的妙玉。”……

原来，叶飘为人老成持重，平素对风花雪月等案，毫无兴趣，僧道尼姑传奇，一概无缘，只是公事公办，按律行事。何况移交已毕，尚要兼程回京复命。唯独妙玉其人与贾府有关，贾府与周府是至亲，又听说她能琴棋书画，善诗词歌赋，只可惜堕入海盗当中，被官兵擒获，关在大牢里了。叶飘一面收拾行囊，一面当成新闻听听而已，也不打算回京报与贾府、周府知道，倒是新上任那几位幕僚，把个妙玉的品貌才学与古怪性格，吹嘘得来天上有、地下无！叶飘冷笑道：“她未必如诸位所说。一个女子，又是尼姑，还从贼，能有什么人品、奇才与古怪可言！”幕僚中有一位好事之徒，即从捡抄妙玉的手稿中，找出半张残破的诗笺，交与叶飘：“你不妨拿去拜读拜

读，方知我辈评语对妙玉决非谬奖！”叶飘接过手来，低头一看，但见字体十分娟秀，读那七绝，登时感到分外惊诧！那四句诗是：

镇日谈禅镇日空，方知槛外即笼中；

杀身纵难洗清白，留双慧眼识英雄！

无论这诗被那些幕僚怎样的评价，显然诗中饱含隐衷，大有文章，但叶飘尚不肯当众认输，便借口道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单凭这首七绝，一斑还不能窥全豹！我倒真想见见此人，回京之后，万一周府、贾府问起妙玉之事，也好当面交差。”那好事之徒与几位幕僚都说：“叶先生理应如此。这种奇闻，将来周、贾两府焉有不问你之理？”

叶飘临行前夜，便袖着那半张残破的诗笺，带着从未有过的好奇之心，亲自动步到海疆衙门的女牢去访妙玉。管牢的狱卒、禁婆全都认识叶飘，还有个老狱头为他提灯引路，取出钥匙给他把女牢房门开了，旋在耳边关照他道：“叶先生要当心！这个尼姑与别的犯人不同，也与别的强盗不同，倘有冒犯，您多包涵！”说罢，又假意高叫一声：“查案的长官到。”

二人走进一间女牢，老狱头将灯笼高高举起，灯光之下，但见牢墙角上、稻草床边，坐着一个仍旧道装穿戴的年轻尼姑，面貌十分清瘦，别具一番风流，头上的云冠凋零，压不住乌云散乱；身上的道袍褴褛，洗不尽尘土腌臢。但眼如寒星，冷艳照人；唇似铁锁，关闭芳心。显出了经霜傲菊犹自爱，带雨梨花更堪怜！她正在女牢里一盏孤灯鬼火下补破披，叶飘上前问道：“你叫妙玉吗？”妙玉既不停针歇线，也不起身回话，只打量了“查案长官”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仍旧埋头补她的破披去了。叶飘又问道：“你过去就住在京城宁荣府贾府的家庙栊翠庵

吗？”妙玉并未抬头，只回答道：“出家人云游四方，到处挂单。姑苏城外的莲花庵，京都西门的牟尼院，贾家聘请我到栊翠庵，后来还有一些庵院……哪里我都住过，家庙不家庙，是他们的事。”叶飘观她有些愠怒，便再问道：“何时入伙？”妙玉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叶飘再问：“因何入狱？”妙玉还是回答：“不知道！”一直埋头补她破披，不理“查案长官”。

老狱头摸着胡子，在旁插嘴：“她就是这个倔脾气！在过大堂时，她也是一问三不知。”叶飘掉转话题，问妙玉道：“听人说你能琴棋书画？”妙玉回答：“不会。”叶飘又问：“还说你善诗词歌赋？”妙玉回答：“不会。”叶飘即从袖中掏出那半张残破的诗笺，指着那首七绝问她：“这上面写的‘杀身纵难洗清白，留双慧眼识英雄！’难道不是你做的诗吗？”妙玉还是回答：“不会！”照旧一直埋头补她破披，不理“查案长官”。

老狱头哂笑道：“您就别问她了吧，再问也是‘不会’、‘不知道’！没有意思。”叶飘心中纳闷，增添好奇，继续追问她：“你住栊翠庵时，认识贾府哪些人呢？”妙玉回答：“不认识。”叶飘又追问她：“比方，贾府的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呢？”妙玉回答：“不认识。”叶飘再追问她：“此外，你在贾府有没有一两个知己的人？”妙玉还是依旧回答：“不认识！”依然一直埋头依旧补她破披，依旧不理“查案长官”。

老狱头劝叶飘可以走矣。叶飘耐着性情，最后向玉妙说道：“明日早晨，我便要回京。你若有何口信、或者书简要带给贾府，我还可以帮你捎给他们，不会遗失；我家少帅周祖辉的夫人，就是贾府额外主事、工部员外郎贾政的三姑娘贾探

春，你给她带话吗？”妙玉停了针线，抬起头来，又上下打量了“查案长官”一眼，想了一想，却依旧埋头飞针引线，不理睬他，只轻声答道：“不必劳驾了！”

叶飘明知再问也是无效，只好袖着她的诗笺离开女牢，老狱头锁了牢门，提了灯笼，送叶先生出去。一路之上，他又私下告诉叶飘：“你可别小看她！这尼姑是个滚大案的女强盗，她最擅长装疯卖傻，她刚才向你撒谎，说她‘不知道’、‘不会’、‘不认识’；其实，她什么都知道、都会、都认识，你可别上她的当，受她的骗啊！”叶飘只有一事不明，大凡海疆衙门活捉住的海盗，为了绥靖边城，镇压叛乱，强盗不分男女老少，十有九都是要砍头的，妙玉长住贾府，焉有不认识贾府人的道理，为然何不趁他回京之便，向贾府求情呢？难道这年轻尼姑不知道这利害？或临危不计生死，另有打算？他赏了老狱头一些酒钱，本想再问妙玉的详细案情，但他也只知道是“强盗案”、“桃色案”而已。夜里也不便再去问探那几位幕僚，只是未将妙玉诗笺退还与那好事之徒。第二天凌晨，离开海疆，起程回京。

叶飘的父亲叶守诚，是周祖辉的父亲周琼的老幕僚，守诚因老病在身，受不惯鞍马劳顿，未赴海疆边城，才将儿子叶飘托交老师、少帅，补了一名幕僚。叶飘随父攻读过些经史子集，也爱作诗论文，办理文牍，精明能干，又颇有抱负，想立边功，为周氏父子所器重。谁知周琼受朝中同僚排挤，新任海疆衙门的侯光，走了南安郡王的门路，得到赵堂官的抬举，竟以“镇边不力，贼势日张”为名，将周氏父子调迁回京候缺，留下叶飘办完全部移交手续之后，他便随主帅宦海浮沉，赋闲在京都了。本来，新帅侯光见他办事得力，也很赏识叶飘，有

意聘他留在海疆衙门仍作幕僚，但叶飘对旧帅器重之恩尚未答谢，对新帅善于钻营有所鄙薄，况老父在京也有家书到来，说他姑母有心将他表妹许配于他，催他火速回去，他才马离边草拳毛动，雕落青云睡眼归！

叶飘到了京城，见了周琮，先将移交之事复命，受到老师口头嘉奖。又在书房见到少帅，才向周祖辉提起了妙玉从贼被擒、探牢问答那段奇事，适逢梅寒、宝琴在座，宝琴一见那半张残破的诗笺，失声叫道：“我认识！这正是妙玉的亲笔迹，她爱学黄庭坚，有时居然能将山谷的书法^③以伪乱真；怎么她的诗风却大大地改变了呢？”梅寒看了又看，也在旁边大加称赞：“我曾请史湘云表姐，抄过当年她和妙玉、黛玉三位才女在大观园凹晶馆中秋夜的联诗，许多人都欣赏潇湘妃子接‘寒塘渡鹤影’，联‘冷月葬诗魂’，十分凄清奇谲！我倒更喜爱槛外人的‘空帐悲文风，闲屏设彩鸳’，满腔幽怨深沉！所以，不管妙公怎样从贼，如何拒降，性情古怪万状，诗风变化多端，我总觉得这位不同凡响的女尼，要比湘云、黛玉高明！宝琴在背地里，也与我有此同感。”

祖辉听罢，哈哈大笑：“高明个屁！你们没有听见从甄家到贾家来的那个男仆包勇，把妙玉贬得一钱不值，说她动了凡心，走火入魔，因而才遭大劫，中闷香，受轻薄，被抢走，当了强盗的老婆！”叶飘怀疑道：“不对头！妙玉既当了强盗婆，为何不改道装？在她的‘案历’^④里，分明写着她是‘私逃’，而不是‘被抢劫’？”祖辉笑道：“不管她是什么，反正是个脏尼姑！与水月庵风月案那一群脏尼姑不相上下，都差不多！关你叶家、关我周家、关他梅家的屁事，只消茶余酒后闲谈罢了。”

叶飘不便反驳，宝琴却反感道：“三姐夫之言差矣！宝玉哥哥在家之日，私下背过一首诗给我听：‘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；可怜金玉质，终陷淖泥中。’还哼过几句词教我学：‘却不知好高人愈妒，过洁世同嫌。可叹这，青灯古殿人将老，辜负了，红粉朱楼春色闹！……’^⑤诗，我记得；词，叫什么〔世难容〕，我没有学会。他悄悄告诉我，说那是‘太虚幻境’里神仙的诗词，写的就是妙玉，叫我切不可泄漏天机！当初我年纪小，不理睬；如今追忆起妙玉，她既是天上人，是下凡历劫的，我等还是应当营救她出狱，上体天心，方为正理。”

梅寒鼓掌称快，笑道：“对对对！将妙玉救出来，接回京；倘若大观园要标卖，枕翠庵呆不住，咱们就在我那寒梅斋结个诗社，恭请妙公当社主，写一本《边寨诗》，一新当今诗坛耳目，横扫八股试帖，不亦快哉！”祖辉摇头摆手。大笑道：“不可不可，万千不可！别忘了妙玉已非当年的槛外人，早是坐牢的强盗婆了！”梅寒正色道：“强盗婆怎么样？少杀个强盗婆，多添位女诗人，这才真够得上是我朝的盛事！相反，多杀个强盗婆，也未见得边疆就能安静，天下就能太平！”宝琴却着急道：“闲言少叙，合计合计，营救妙玉出狱要紧！……”彼时，叶飘私下拜托梅寒：“请将那大观园凹晶馆中秋夜的联诗，借与小弟抄写一份如何？”

欲知怎样营救妙玉，下回分解。

①“清钟下匾”指卖房搬家。②“新寡孝髻”乃汨死其夫，头发缠白髻。

③宋·黄庭坚字山谷，名诗人与书法大家。④“案历”乃打官司的罪案记录，法律术语。⑤引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。